

众所周知,青春期是奇特而变幻无常的人生阶段,无论生理还是心理,少男少女都将在此阶段完成艰难转身、痛苦蜕变甚至凤凰涅槃一般的重生,虽然有一些文学作品也描述过平淡无奇的青春期,但是,中外大多数经典的、流传下来影响一代少年的,从中看到青春期人性成长和裂变的文学作品,都描述了一个个叛逆的、令人震惊的少男少女形象以及奇异的成长故事,比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钱伯斯的《在我的坟上起舞》、萨冈的《你好,忧愁》、阿列克辛的《我的哥哥吹黑管》等。这可能因为震撼人心的故事更能体现出复杂的人性和成长的特殊之处,也容易被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从而影响深远。

在中国原创儿童小说中,我浏览了当下非常多的长篇成长小说,单从现实主义的小说来看(幻想题材不预算做“少年成长小说”的范畴,暂不讨论),死亡主题或死亡事件在少年成长长篇小说中并不多见(灾难题材除外),把死亡作为贯穿全篇的主要事件或者不断出现死亡事件这样的小说更是不多。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颜一烟的《盐丁儿》都以儿童的特殊视角来目睹死亡,讲述少女独特的个人成长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面貌。

当代作家中,常新港的《独船》是一部以死亡事件带给人们思考的沉郁的小说,曹文轩的作品,如《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等,涉及的死亡事件常常刻骨铭心,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而陈丹燕对于死亡主题的探讨较为深入。她的《一个女孩》完全是以一个女孩的视角来描述死亡、目击死亡、解读死亡,以此来解读一个时代带给一代人的影响。还有她创作于90年代初的《女中学生之死》,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惟一完全以“死”并且是青春期的少女之死作为研究对象和阐述对象的一部小说。它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女中学生宁歌对老师、同学的认识,对生活的不满、愤懑、痛苦的内心活动,记录了她短时期之内的心理变化,仿佛贯穿全篇的黑猫意象一样,敏感、压抑,她试着用刀片笨拙地在手臂上割了14刀,但没有人关注她,直到最后跳楼身亡。作者用成熟之光重新审读少女时代,是一部有深度、值得反复阅读的少年成长小说。

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样的长篇几乎绝迹了,虽然新世纪以来,现实生活中少年的死亡事件愈来愈多起来,尤其是自杀事件,但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却非常少。

饶雪漫的长篇小说里有不少叛逆死亡的主人公,也有父辈的死亡背景,但她从来都是把这些当做叛逆的筹码、时尚的元素,甚至是个性的特殊背景来处理,很少真正探究过死亡事件本身,探究、解剖过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性格因素或者是命运走向。笔者以为类似这样的写法都不算真正接近过,探讨过死亡主题。有的作者更喜欢用“现代”的方式来速写少男少女心中模棱两可的“痛”,这种痛有时候很浮泛、很模糊,因为常常痛得没有道理,作者也不打算去追究这些道理,只想用少男少女喜欢的方式将它们呈现,



少年小说:如何面对“死亡”主题

□汪玥含



博得他们的泪水和欢笑,其他深层次的、具象的原因不再深究。当然,作为出版者,我认为,对“死亡主题很模糊的痛”正是青春期的特征,孩子们正好处在这种不会深究,只会被主人公和自己心中模糊却强烈的痛反复折磨的年龄。所以这样的文本反而可以赢得大量的读者,这种现象、这样的作品也无可厚非。

但作为作家和研究者,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作品在有意地逃避这个沉重的主题,作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揭示人类的真相、成长的真相,使得这些作品不能反复被阅读和品味。也许我们希望的作品,使读者在读的时候受到了震撼,而少年之后他在青春问题上死去活来的时候才突然发现那些人生中真正的悲剧内涵,似乎在某些书中读到过。

也许作家们不愿意让成长中的青少年面对这些事件和这个敏感的问题,但我作为出版人,却觉得这是出版的市场情况造成的,经济利润将作为唯一的考核指标已经迫使出版社早已对文学妥协,尤其是对读者妥协,不再执意推出一些认真思考当下青少年世界和青少年问题的长篇作品,这些作品也许在阅读时需要拔高读者的认知水平,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和对读者的引导,但大多数出版社为了迎合当下广大读者的口味,特别是愈年轻一代的口味,开始大量出版以当下青少年现实的幸福生活为主题的长篇作品,它们快乐、好读、时尚、流畅,却不再出现沉重的话题,甚至深刻的思考。

当然,有的作品不一定触及死亡事件和主题,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当今社会中渐变异性的、和社会呈现的巨大问题,我对这种形式也赞同,这是时代特征。也许读者们不愿意直面一些血腥的或者沉重的问题,在他们已经很现代化很幸福的少年成长阶段,也没有家长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沉重话题以故事的方式讲给他们听。

不过笔者认为,少年需要经历的磨难是一定会来的,一生当中几乎无法避免。当然笔者并不提倡一个苦难的童年,因为恐惧的童年往往对少年一生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但在青春期里,即使现实生活中不出现可怕的坎坷和磨难,在阅读的世界,一定要接触相应的故事和思考,就像杨绛说的,阅读好像“串门儿”,可以去世界各地的大师那里串门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要让青少年逐渐看到世界的真相,不要把他们总是蒙蔽在美好的、梦幻的世界里,他们早晚要面对,并

且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来承担责任。所以,相对来说,阅读是最好的一种教育,最直接的、有助于引起他们思考的、包含沉重话题的、可以直面人生的教育。让他们看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生,这样生活,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们,以及自己也许永远也经历不到的故事。这样的阅读难道对贫乏的人生不是一种帮助吗?

笔者认为,作家应该适当抛弃轻飘、无根的写作,应当更自觉地沉静下来,关注当下孩子们在青春期所遇到的重大问题、重大主题,甚至无法逾越的一切困境,写出当他们遇到这些巨大问题时在其中可以寻求启迪,给予他们真正的成长帮助的书。这样的作品才能真正铭刻到他们的记忆当中去,铭刻进他们的人生经历里去,成为他们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要再重复地、反复地描画他们轻松、愉悦、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度空虚的现实世界。

新世纪以来,也有一些作家的笔触触及到了死亡事件,并以此为契机,讲述了自己对人生的体悟,对生命的追问,以及主人公在此事件影响下所产生的性格和命运的转变。

比如李东华的长篇小说《薇拉的天空》里,她描写了女主人公薇拉的哥哥意外车祸死亡的事件。而在《远方的矢车菊》里,女主人公也终因病痛而死亡。作者用沉静而真诚的笔触来描述主人公内心对情感、亲情的诉求,表达出真实而沉郁的生命体验。我一向认为,有了作家生命真实体验的作品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作品,拥有了真实生命体验的作品不但具有极强个性,同时也超越了个体的体验,反映了人世间可能的人性和情景,具备着普世价值,而文学正是用这样的普世价值来打动和影响着广大的读者。死亡

事件使李东华的少年成长小说的内涵显得更有力度,引发了种种关于生命的思考,不仅表达了生命无常的生存经验,也让主人公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爱、对于生活的珍惜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并带动了读者的思考。

刘东是一位有着深沉情感体验的作家。他的《轰然作响的记忆》是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短篇作品集。12篇文章是他8年里采访了几十个真实事件最后挑选了12个故事写成的。每篇文章都以极端的形式反映了少男少女成长过程中最振聋发聩、对他生命影响最大的一个“轰然作响”的事件,以至于这样的事件之后,他们的人生开始了重大的转折。这12篇文章中有6篇都涉及到死亡事件,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也是值得每个儿童文学工作者深思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在少男少女成长过程中,最能对其生命和命运产生影响的,最轰轰烈烈的事件,莫过于死亡。

《沉默》就是典型的一篇,它讲述一个聒噪的少年,经常说话个不停,是个让人讨厌的青蛙一样的人物,他啰唆而聒噪也使得他的话语特别轻飘,没有力度,别人听他的话就像听“狼来了”一样,早已没有信任感。正因为他平时习惯于恶作剧,他说话别人不信任,他的好朋友溺水后,很晚才被搭救,结果溺水而亡。从此,他患上了一种病就叫“沉默”。他再也无法开口说话,人生从此改变面貌。这篇文章让人想起萨冈的《你好,忧愁》,女主人公塞西尔经过了自己酿造的死亡事件之后,终于品尝到了从未品尝过的忧愁的滋味,青春的生活变成了另外一副摸样。

《完美的花朵》是吴梦川描写艺术生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全文充满了艺术气息。花木槿是

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她对艺术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同时也承受着绘画为她带来的沉重,作者探究了她最终选择自杀的内心过程,读者看到她在自己内心发出雷鸣闪电的声音中饱受磨难,仿佛看到了梵高内心燃烧着生命复杂的火焰。这样的阅读过程不仅揪动人心,同时也体味到了生命和艺术的真相,好像感受到了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表现的高更如何摆脱种种凡俗,最终到塔西尼岛终了一生时,那种响应内心呼唤的感觉。花木槿是全书的主人公,姐姐花木槿的死无疑给她带来巨大的影响,包括她对艺术和人生的理解,花木槿从此选择了绘画生涯,生命和艺术结合得紧密而又酣畅淋漓。死亡事件在全书中是令人震动的一笔。

在小说《假装我已离开》的创作中,笔者试图从自杀死亡事件开始,向前溯源一般地找寻改善这个女孩子的性格宿命,解剖她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自杀这一死亡事件的。这其中埋藏了多少家庭的影响、她叛逆的情感理想、学校的生存环境、儿时的伤害,以及她性格深处所具备的先天因素,还有青春期里经历的爱情事件等等,都导致她无法突破脆弱和叛逆性格的樊笼,怀着无助和厌弃,飞快地奔向了河流。这样的女孩让人想起法国电影《不要回头》里那个从小遭遇车祸丧失自我的女作家珍妮,儿时的重大事件让她一直丧失自我,错以为自己是那个出车祸的女友。所有的错觉都来源于儿时的伤害、家庭的影响、自我的迷失。只不过珍妮勇敢地追寻并重新发现了自己。

书中另外一个女孩彭漾,笔者更看重她自身是如何在所经历的死亡事件中积极地自我梳理、自我追寻,勇于承受,最后在痛苦中重生,走向阳光人生的乐观进取的精神。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子必定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命运。这让我想起在白先勇的青春小说中常常看到的那些内心叛逆脆弱,行为乖戾、轻狂、无人理解的主人公,我一直认定,这些都是少年们用个性的方式在承受着无法承受的青春之痛。

可以说死亡事件是这部作品的重心,我不想回避苦难和沉重题材的创作追求,把生活中很残酷的一面完全展示给读者,尽可能地挖掘一些隐秘的、变化着的家庭、同学和情感关系对少女成长影响的微妙之处,打破成长过程看起来很简单假象,仿佛“蝴蝶效应”一般,在事物初始阶段,一丁点微小的改变都会使事物后来的发展有着无法想象的巨变。人生轨迹本来就复杂,成长更是“曲径通幽”!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笔者认为,有关死亡主题的少年成长小说可能会愈来愈少。很多作家无尽地在自己的文本中增加时尚和新鲜的元素,有意远离沉重主题。但是我也相信,成长之痛和社会问题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这必定会触动一些有抱负的作家,他们也许会选择一种比较轻松的形式去体现,甚至用活泼的故事来展现这样的主题,让人体味出一点点永恒的味道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表现形式,或轻或重,只是作家的艺术性情而已。

谁让天使走向人间

□白淑源 侯颖



王巨成的儿童成长小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从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鲜明的儿童观:儿童本善。在故事的开篇,作者这样写道: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老师是把天使引领到人间的人。

如果说作家在构思故事的过程中,单纯地将学生放在教师的对立面,将学生成长的负面影响全部推给教师的话,那么这样的构思显然是偏颇的,是概念化的。而王巨成在处理这个故事的时候,显然是有意识地在思考着更深层次的问题。究竟师生间要培养怎样的和谐共处的关系?教师要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如何为学生营造健康、积极的成长环境?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使师生之间本应该融洽和睦的气氛变得如此紧张?作者并没有将这些问题简单地处理为教师教育的不力,学生学习兴趣的颓靡,而是从中国应试教育的深层体制来进行挖掘。表面上,是教师用苛刻的、非常态的教学方式或教学手段迫害了儿童的天性,妨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但实际上,这个故事显然在塑造一只看不见的黑手,这只手不仅在荼毒儿童,也在压迫教师。师生双方在这只黑手的残暴统治下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正是这只看不见的黑手——考试分数——使本应互敬互爱的师生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其实,与其说作者写的是儿童在刻板压抑的教育下如何从天使变成了凡人甚至是魔鬼,倒不如说作者诉说的是在这种无形的而又无比巨大的外在压力中,我国的师生是怎样走向陌路的。

王巨成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双线并进的结构方式,故事在一明一暗中双重发展,而两条线索的组织者就是故事的主要人物——中学生马进。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

义、通情达理的好学生,为什么会成为后来冷血无情、玩世不恭、任性妄为的小霸王?作者将马进被扭曲的过程与马进被救赎的过程同时展现出来。这样,一方面,马进从好到坏,另一方面,他又从坏到好了。这样安排故事,既可以使双线故事在一正一邪的对比中让读者为这样一个美好儿童的沦丧而深深惋惜,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读者在马进被重新塑造、重获美好人性的过程中感到莫大的欣慰。而作家有意识地将这个故事赋予戏剧化的情节:当初迫害马进的“始作俑者”是郭老师,而后来帮助马进重拾信心与希望的竟是郭老师的女儿俞老师。也就是说,学生与教师实际上是在实现某种意义上的互相救赎。俞老师对马进的帮助,更像是在替自己的母亲赎罪。

在这个小说中,有两个正面教师的形象有着耐人寻味的关系。一个是叶老师,她是马进的第一任老师,是为马进和同学们深深爱戴的老师,她善意地教导、关爱着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她虽然没有教师资格证书,只是代课教师,然而她先天对儿童的喜爱与她的善良使她成为学生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好老师。而俞老师较叶老师而言,显然没有那么幸运,虽然也是同样的一颗红心,同样的一腔热血,同样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马进这样的孩子得到拯救,可是她遭遇的却不是刚刚入学的天使,而是被扭曲变形后的魔鬼。所以俞老师的形象因她在与马进的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显得更加深刻、真实。她内心的无助、困惑也使得教师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显现出来。正是因为她的彷徨、她的困惑、她的脆弱,才使得她的坚持、她的忍耐更加可贵。而仅仅是阴差阳错成为代课老师的叶老师因为被作家刻意的夸饰,使这样一个并不是科班出身却有着比专业教师更伟大形象的叶老师显得有些失真,似乎她的存在更多的是作者寄托的一种希望、一种理想。而对于范老师、郭老师、钱老师这些数十年如一日工作在教育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辛苦也应该被人尊重。然而让我们感到心酸的是,这些老教师在漫长的教学过程中,逐渐磨平了教学个性,失去了教学理想,甚至丧失了职业道德和职业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在小说的结尾,马进终于通过俞老师的感化出现了人性回归的迹象,虽然这种迹象还不明显,但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启发。可以说,对学生的救赎是完成了,可是对教师的拯救,小说却只是留下了供我们思考的问题,而没有给出尽如人意的答案。



■评论

惟其真实,所以有力

——李朝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春风化雨》

□何军民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作家李朝全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春风化雨》。这部作品还有一个副题,“当代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顾名思义,这是一部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得到践行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也许很多人在刚刚看完书名的时候,就会对这部作品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判断:这是一部概念先行的作品,宣传味有余,文学味不足,不看也罢。那么我要对它们说,这是一部真实的作品,也是一部有力的作品,惟其真实,所以有力。我这里所讲的“力”,是生命力。李朝全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不是那种“高、大、全”的“完人”或者“圣人”的形象,他们都是来自当代青少年的身边,他们的人生有过曲折,他们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遇到了艰巨的考验,面对考验他们有过思想斗争,他们的可贵在于他们在思想斗争中战胜了怀有自私、畏惧、虚荣等负面情绪的“小我”,进而勇敢地张扬了宽广、刚强、求实的“大我”,从而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理路。

2010年,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8·8

特大泥石流灾害”,27岁的武警舟曲中队副队长王伟毫不犹豫地投入救灾,连妻子在遇难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也没有接听到,岳父母、妻妹、怀孕两个月的妻子都被泥石流卷走。在大灾大难面前,王伟也曾想在国与家之间游移,但是他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他的亲人遭遇不幸让人痛惜,但他对职责的坚守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大爱又让人由衷敬佩。王伟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坚守岗位这一美德的价值。同样让我们认识到坚守岗位美德之价值的还有“最美导游”花枝,她在与游客一同遭遇危险而受伤的时候,伤情最重的她却让救援人员先救游客,把生的希望让给游客,她的一句“我是导游,请先救别人”虽不是豪言壮语,但却闪现着美好人性的耀眼光芒。

特困大学生徐本禹,战胜了同龄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考取了大学,又考取了研究生,在人生的美好画卷渐次向他展开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读研的机会,到西部贫困的狗吊岩村当了一名小学老师。这里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不通邮局,几乎与世

隔绝,尽管他竭尽全力,学生的成绩提高速度却让人沮丧。曾经和他一道前去支教的同学一个个都离开了。2004年4月,他在给华中农业大学的学生作报告时,动情地说:“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坚持不住了……”就是在这样极端的煎熬中,他挺过来了,并且使当地的教育水平稳步提高。党和政府给了他崇高的荣誉:2007年,他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徐本禹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为他人服务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幸福。

在这部记录奋斗历程的书中,飞人刘翔、钢琴王子郎朗、“中国枪王”何祥美,破解“拉姆齐二染色定理”的数学高人刘路、上海轮椅击剑队原队员金晶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这些光辉形象,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青少年是可以信赖的一代。

《春风化雨》是一部表现重大主题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离我们的心灵很近的作品。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物都是平凡、普通的,仿佛就是当代青少年的同桌、朋友、兄长,他们的遭遇当代很多青少年都曾经面对,他们的喜怒哀乐当代青少年也曾有过体验,甚至他们心灵的激荡和碰撞很多青少年也并不陌生。因此,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先进人物所作出的选择、所展现的高尚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它们都是生活的和在场的。我相信,广大青少年朋友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其中在力量的感染,心中会油然而生一种迈向高尚的豪情。